

强强相遇，巅峰对决，谁能笑到最后？

朱晓翔 著



原创长篇小说

十多年前一次处心积虑的暗算，十多年后几番惊心动魄的较量
揭开真相，却是无法预料的结局……



中国工人出版社

原创长篇小说

局中局

WONGJU

朱晓翔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局中局/朱晓翔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008-4404-4

I. 局…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384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电 话：(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http://www.wp-cn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鑫鑫科达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17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局中局

第一章 诡秘杀手/001	第十三章 覆手为雨/083
第二章 污点证人/008	第十四章 十年噩梦/091
第三章 特工守则/014	第十五章 危机诡局/098
第四章 以命相搏/021	第十六章 幽会陷阱/106
第五章 猝死谜团/027	第十七章 捉奸拿单/111
第六章 飞来横祸/033	第十八章 完美逻辑/117
第七章 悬于一线/039	第十九章 窃听风波/124
第八章 麦田枪战/047	第二十章 金蝉脱壳/131
第九章 气味追踪/054	第二十一章 失控欲念/138
第十章 吸毒男友/061	第二十二章 生死奇兵/145
第十一章 可乐暗器/068	第二十三章 黑道原罪/152
第十二章 步步追杀/075	第二十四章 死缠烂打/160

第二十五章	迷离往事 / 166	第三十三章	姐弟重逢 / 221
第二十六章	香艳一吻 / 173	第三十四章	信念崩溃 / 228
第二十七章	从头梳理 / 180	第三十五章	负心搭档 / 233
第二十八章	山洞迷宫 / 188	第三十六章	爱的摊牌 / 239
第二十九章	飞船在天 / 196	第三十七章	诱敌深入 / 248
第三十章	警局灭口 / 202	第三十八章	局中之局 / 253
第三十一章	漏网之鱼 / 208	第三十九章	春梦无痕 / 264
第三十二章	高层暗战 / 216		

第一章 诡秘杀手

笔直陡峭的断崖上，三个人影攀着钢索凌空而降。他们均戴着头盔，身穿迷彩服，脸涂油彩，背着方形包裹，每隔几米在山壁上蹬一下减缓下冲速度，最后轻巧地落在地面。

准确地说这是一片烂泥、树叶、野草混合而成的土壤，上面浅浅覆盖了一层小草和顽强的藤类植物，下面则是湿滑虚松的淤泥和沉积了几百年、或许是几千年的腐臭气体，犹如巨大的吸盘随时准备吞噬一切敢向它挑战的生物。

三个人脚上绑着类似滑板的尖头木板，面积稍小些，但足以支持他们平稳地渡过这片暗藏杀机的沼泽，进入半里之外的“水中丛林”。丛林水深处大部分树木矗立在水中，有高大的被淹没掉一半，低矮的则淹没了树冠，只留两三根枝条竖在水面上。

“报告老船长，蜥蜴组已按时进入指定地点，报告完毕！”中间的人拿着对讲机说，两侧的人平端冲锋枪警觉地看着丛林深处，形成一个半包围扇形。

里面传来嘈杂声和含混不清的声音：“关闭一切通讯，行动！”

“OK！”

他关掉对讲机，左侧小伙子笑道：“方教官，你的英语越来越滑溜了。”

“叫我6355，记住，这里不是中国，而是巴西；这次行动不是普通演习，而是真刀真枪的实战；我们也不是特种部队战士，而是无国籍营救人员，明白吗？”他严肃地说。

“是，方教官，哦不，6355。”左侧小伙子吐了吐舌头，与右侧小伙子相视一笑。

看着稚气未脱的两人，方晟紧绷绷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替右侧小伙子拉拉衣领，说：“不是我制造紧张气氛，从训练成绩和实力上讲，你们是当之无愧的特种部队精英，但枪弹无眼，对手是擅长丛林战、以狡猾冷酷著称

局中局

的贩毒武装分子，作为领队，我希望把你们平平安安带回家。”

“没问题，6355！”两人异口同声道。

“好，6733，6978，我命令你们进入一级戒备，全速前进！”

“是！”

从浅水区蹚过去，约十多分钟后爬到地势较高的山坡。丛林被绿油油的植物挤得水泄不通，各种说不出名字的树木在视野里无限延伸，树枝上长满了苔藓，大如老鼠的水蛭在上面爬来爬去。

蹲到四五根粗大树根组成的天然洞穴里，方晟拿出夜光地图和仪器再次确定行军方向和线路，又督促两个小伙子将身上所有武器检查一遍，才重整装束上路。行军速度则明显慢下来，因为越靠近目的地危险越大，密密匝匝的树林中到处都可能潜伏枪法精准的狙击手，随时有可能射出致命的子弹。一旦被对方发现行踪，意味着整个营救行动的难度要提升十倍甚至几十倍。

这趟任务来得很突然，也很偶然，包括活动组织者约瑟克少将也是事前一分钟才接到通知。

四天前特种部队高级教官方晟带着小冯和阿林到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特种部队射击交流会，参与者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七个名声显赫的王牌部队。说是交流，谁也不敢懈怠，因为他们既代表自己的国家，又是本国特种兵最高水平的反映。

第四天是海上射击，要求每人驾驶一艘冲锋舟在规定时间内射击移动靶。前三天中国队积分暂时领先，但海上项目历来是中国队员的薄弱环节，方晟关照两名小伙子放下包袱大胆发挥，力争在分数上咬住对手，等明天山地射击再挽回榜首位置。

然而当七个国家的特种士兵和教官列队准备动身时，约瑟克少将匆匆将他们带到离地面四十多米的地下密室，里面坐着一名表情严肃得有点紧张的中年绅士。方晟经常与 EDG（国际反贩毒组织）打交道，一眼便认出他是大名鼎鼎的“扫毒斗士”副主席卡罗拉先生。

“昨天下午出了点意外，”约瑟克开门见山道，“一伙贩毒分子武装袭击马瑙斯飞机场，抢走被查封的四百包可卡因的同时劫持了两位旅客，很不幸，一位是 EDG 高级督察豪格，一位是 IBR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俗称世界银行）副行长李斯特，他们到巴西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扫毒计划，关于

这一点我不好透露更多，总之如果被贩毒集团获悉的话将是一场灾难。目前两人的真实目的还没有泄露，对方只要求交换被关押的毒枭，因此……”

“因此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把他们救出来，但巴西警方高层有内奸，不能信任，美国海军陆战队赶到这里则需要两天，两天会发生很多事，我们不能坐着干等，”卡罗拉犀利的眼神扫过众人，“刚才我已跟在座各位的上司通过电话，他们同意我的建议，那就是——临时组织营救队，深入阿斯道罗森林的贩毒基地救回人质！”

约瑟克补充道：“这是个难题，热带雨林以原始生态为主，地形复杂，环境险恶，大家对它一无所知，却要深入其中对付毒贩并救人，但各位又是世界上最精锐的武装力量，我相信你们能做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事，包括这次，有问题吗？”

密室里鸦雀无声。

40分钟后直升飞机载着21个人起飞，依次投放到指定地点，他们分成七个组从不同方向向纵深挺进，目标只有一个：救回人质。

阿斯道罗森林是亚马逊流域最典型的热带雨林，辛德诺贩毒集团看中它前面是交通发达的马瑙斯，后面是浩瀚的亚马逊河，80年代便霸占下来作为贩毒基地，源源不断地向整个巴西高原提供毒品。巴西当局派兵围剿过几次，无奈毒贩们武器精良、作战骁勇，加之地形险恶，内部又有人通风报信，每次都无果而终。

“扑棱扑棱”，几只遍体通红、只有两翼前缘呈天蓝色的鸟儿从远处飞过来，三人连忙躲到树根下的缝隙里。这是亚马逊分布最广的鸟——金刚鹦鹉，当地土著将它视为力量与美丽的象征，经过驯化后，它能起侦察和监视作用，一旦在空中发现入侵者，就会立即回去报告主人：“有人，有人。”

避过“空中侦察机”，他们意识到外围暗哨就在前面不远，遂贴着地面，从树枝、野藤、荒草间匍匐前进，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湿热的空气、泥泞的地面，还要提防突然袭来的毒蛇、毒蟾和无孔不入的虫子，弄得他们又难受又憋闷。

一路上以飞刀、绳圈解决掉两处暗哨，然后经过一块羽状河漫滩，从右侧陡坡上去便是两条支流之间的华格拉平原——毒贩武装人员大本营。躲在灌木丛用高倍望远镜向里面看，最先入目的是大树之间交织的铁丝网，里面

零乱分布着十多幢木屋，都建在四五米高的树桩上，东面空地中央停了几辆大卡车，不少人在忙忙碌碌往车上搬东西。

方晟这一组处于基地西面，这个位置应该最接近关押人质的木屋。因为南面正对大路需要重点防御，北面背倚悬崖，那一排长形屋子可能是仓库和弹药库，西面几个木屋间距较小，屋前还有晾晒的衣服，八成是居住用房。

方晟打开一只手机大小的金属盒，拉出三根天线，分别探测声敏、红外线和热感遥测，数据通过卫星信号发送到美国在南太平洋的计算机监测中心，几分钟后运算结果返回，液晶屏上显示出这一带区域的所有警戒装置。

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电脑只能分析出它所掌握的静态数据，树林中的暗哨却处于不断移动状态，要安然无恙通过“死亡地带”，更多要靠默契的配合、机敏的反应和临场决断能力。

“砰！”

方晟正在盘算怎么诱出暗哨，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斗，基地南面突然响起第一声枪响，然后是密集的冲锋枪扫射声。由于正面位置防守十分严密，SAS成员虽成功晃过入口处两名暗哨，却被斜坡下来的游哨撞了个正着，双方立即展开激烈的交火。

仿佛已约定动手的信号，不一会儿整个基地周围枪声大作，其他小组见偷袭无望，索性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基地中心地带人影幢幢，不时传来一两声吆喝，却没有惊慌失措的情绪，显然久经沙场的毒贩们正集结力量准备反击。

小冯和阿林弯腰欲强行冲过去，被方晟一把拦住，指着表示意再等一分钟——只过了30秒左右，前面十多米的树枝深处冷不丁冒出三个大胡子毒贩，手持冲锋枪跑回基地增援。不等方晟下令，两个小伙子几个点射将他们撂倒在地。

“冲！”方晟带头冲向铁丝网，跑到前面的小冯掏出高能集束激光器，几百度高温下指头粗的铁丝迅速熔断，数名毒贩见状猛扑上前，三人强行冲进基地内部。

短短两三分钟基地已乱成一锅粥，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到处都有人奔跑、射击，还有伤者在地上辗转哀嚎。显然毒贩们从未碰到过如此强硬、高效的对手，以至于在交火瞬间便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防御体系雪崩式瓦解，只得各自为战，凭借丰富的野战经验和精湛的枪法顽强抵抗。

方晟等三人成品字形直扑西北角第二幢木楼，楼上有两挺机关枪锁住左右两侧通道，楼前用沙袋搭建了简单的工事，有至少三个火力点，一看便知属于重点防守据点。沿途有四名毒贩仗着掩体狙击他们前进，一番枪战后两人被击毙，另两个负伤而逃。

此时局势趋于明朗，经过短暂的混乱，毒贩们重新整合，逐渐形成三个据点：西面固守方晟准备冲击的第二幢木楼，南面是起议事大厅功能的大木楼，东北方两幢木楼更是重兵把守，扼住通向仓库的要道。

方晟连续冲锋了两次均被打回去，毒贩们设置的火力点虽然不多，但每个位置都是在长期实战中磨合而成，有效覆盖了所有角度，令方晟寸步难行。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名以色列赛依特突然出现在木楼右侧杂草丛中，一番猛烈扫射将工事里的火力压住。毒贩们快要崩溃了，搞不清平时戒备森严、固若金汤的基地怎么会破绽百出，处处露馅？

方晟趁机占领工事阵地，与那名赛依特联手包围住木楼，楼上机关枪手见势头不妙，抱头团身从侧面跳下连打几个滚逃走。赛依特抢先第一个踏上楼梯，小冯有点儿不服气，方晟朝他使了个眼色，跟在赛依特后面冲到楼上。

一进屋子，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很难想象在热带丛林深处能有如此奢华的居室：瑞士立式钟表、法国木藤床、英国钢琴、中国八仙桌……

然而就是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

赛依特耸耸肩，困惑道：“为什么？”

方晟突然一闪念，猛地将阿林甩到门外，大喝道：“快跑！”

阿林虽不解其意，但凭着对教官的信赖果断地从走廊栏杆翻身下去，方晟和小冯一个从窗户，一个从门飞跃出去。

赛依特只愣了两秒钟，随即跟在小冯后面向外跑，身体的一半刚露出门楣，“轰”一声巨响，木楼仿佛被拆散的玩具积木四分五裂，滚滚浓烟和着烈焰吞噬了一切。

小冯虽两秒之差侥幸逃生捡回一条命，也被巨大的冲击波震得满身乌黑，衣衫褴褛。

方晟伏在潮湿的地面连连喘息，懊恼自己早该想到这个关节：人质其实被关在最后一幢木楼上，毒贩们之所以严防死守第二幢木楼，一是担心误伤

局中局

人质，二是设置圈套诱他们上当。

“救人质！”方晟一跃而起叫道。

三个人如猛虎下山直扑最后一幢楼，游弋在树林间的毒贩吓得逃之夭夭，他们一枪未发便直接踏上楼撞开木门。

里面陈设与刚才一间相似，不同的是当中有张长沙发，上面绑着豪格和李斯特，两人嘴里被塞得满满的，脸涨得通红，冲方晟他们连连眨眼。

人质神色为何如此异常？方晟稍稍一迟疑，小冯和阿林已双双上前欲为他们松绑，蓦地沙发背后冒出半个头和两只手，双枪齐发正中两人眉心——他打得精确而巧妙，小冯和阿林的头盔基本上挡住额头，心脏和咽喉有防弹衣保护，两眼之间的眉心是唯一能一枪致命的部位。

更可怕的是他出手快到令训练有素的特种兵都来不及反应，世上只有一种人能做到这一点——职业杀手，以杀人为职业的刺客！

他的眼神冷酷而无情，他的表情呆板而坚忍。

方晟一瞬间做了三件事：第一，扔掉冲锋枪；第二，从腰间抽出手枪；第三，射击。

因为狡猾的杀手隐藏在人质后面，冲锋枪会误伤人质，只有手枪才能精确打击目标。

杀手迅速低头，躲在后面推着沙发向前移动。

方晟跳起来攀住头顶上的吊扇向前一荡，身体腾空跃到沙发上方，朝下面连开数枪。不料杀手好像算准他有这一招，仰面躺在地上，双枪对准他猛烈开火。

“砰砰砰砰！”

子弹悉数打在彼此身上，虽然都穿了防弹衣，如此近距离中枪的滋味毕竟不好受，方晟在空中失去平衡，重重落在地板上。杀手想起身扑过去，身体抬到一半时无力再动。

两人同时举枪逼住对方。

杀手目光冰冷地盯着他，另一支枪缓缓向后抬，顶到豪格后脑勺上。方晟心一紧，意识到自己面临两难选择。

营救行动的最高原则是人质生命安全第一，但此刻放下枪就代表放弃，人质照样得死。怎么办？

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楼下突然传来数声巨响，木楼猛地一震，整个地

板分崩离析，两名人质连同沙发，还有方晟都从四五米高处栽下去。

方晟昏迷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幕是：杀手如猿猴般攀到一根支柱上，混乱中冷冷回瞥一眼，借助浓烟转瞬消失在树林里。

局中局

007

第一章 诡秘杀手

第二章 污点证人

方晟站在梨树下发呆时，小护士飞跑着过来通知说有客人在病房等，是两个老外，她认真地补充道，红苹果般青春的脸庞上透出几分好奇——他是疗养院里待遇最好、身份最神秘的病人，后来神通广大的护士们终于了解到他是特种兵高级教官而且未婚，眼中除了尊敬和崇拜还多了点其他含义。他为人内敛低调，与医生护士相处随和有礼，闲暇时跑跑步、看看书，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发短信、煲电话粥，黏糊糊没有男人样。

方晟皱皱眉，实在想不通什么人会找到这里，从巴西回国那天是部队派直升飞机直接将他从机场送到疗养院，行程高度保密，包括院长在内知道这件事的不超过五个人。

他点点头转身回去，刚走了几步两名外国人便迎上来。

“我叫格森，这是我的助手希蒙，”为首的中年男人主动上前握手并自我介绍，然后对小护士道，“如果不介意，请回避一下。”

护士离开后格森才出示证件：EDG 上海分部主任助理。

“方，伤势怎么样？”格森关切地说，“副主席卡罗拉先生很关心你的伤势，并委托我转达他的问候。”

方晟做了两个扩胸：“谢谢，我的外伤早就好了，院方担心脑部受到震荡后可能会有后遗症，一直让我住院观察。”

格森道：“医生的话总是很有道理，你必须要相信，但他们经常面临困惑，比如我的顶头上司豪格，和你一样也被木头砸到脑袋昏迷了两天，虽然已恢复正常，但每天夜里总是腹泻三四次，腹泻与脑部受伤有什么关系呢？医生们无法解释，只能说是心理因素。”

提及豪格，方晟联想到死在异乡的小冯和阿林，心里一阵刺痛，拳头捏得格格直响，恨不得穿越时光隧道再与那个凶残的杀手决一生死。

那天方晟与杀手对峙之际，阿尔法和 SAS 联手击溃正面防线，潜入楼下用塑料炸弹炸掉支撑楼体的木柱，打破僵局解救出两名人质。东面战场也

取得胜利，毒贩们见大势已去纷纷从密道逃入山后雨林，数吨海洛因和价值逾十亿美元的武器被缴获，基地所有设施付之一炬，彻底铲除了这颗盘踞在阿斯道罗森林二十多年的“毒瘤”。

但这批立下奇功的特种精英也损失惨重，21名参与营救人员7死9伤，至今还有3人因伤势过重不能回国，一直躺在马瑙斯医院。事后国际刑警组织给予方晟极高评价，因为他准确快速地找到人质，为整个营救行动争取了时间，更因为他的对手是NF。

NF，欧洲最神秘、身价最高的职业杀手，出道以来出手从不落空，擅长利用脸面肌肉改变容貌，至今无人识得其真面目，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无脸人（NO FACE）。

NF出现在阿斯道罗森林并非特意狙击特种兵，几个月前他替辛德诺集团除掉一位EDG的卧底，这次专程过来收取现金并顺路旅游的。方晟是唯一与他正面交锋还活在世上的人，代价却是两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的生命。

格森注意到他的脸色，耸耸肩道：“抱歉，方，让你回忆起悲伤的往事，NF是欧洲和国际刑警的噩梦，不时让大家的情绪变得很坏，今天我们就想告诉你一件事，”他顿了顿，“NF又出现了。”

“什么？”方晟激动之下不由抓住格森的胳膊，“他在哪里？想暗杀谁？”

这种反应完全在格森意料之中，他笑了笑，道：“说来话长，而且这件事与你的老家——郭川市还有关系……”

阿斯道罗森林一役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反黑扫毒行动，使辛德诺集团在南美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无奈之下又将目光投向亚洲，打算与金三角地区贩毒组织秘密合作，拓展亚洲市场。为便于渗透发展，必须与犯罪团伙合作，形成金字塔状的走私、销售网络。经过精心考虑，辛德诺集团选择了郭川市。

于是，阿斯道罗基地覆没的第七天，一个叫金小咪的女孩来到郭川。

关于金小咪的情况，EDG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她原来是郭川市人，一直在唐人街等华人社区餐馆辗转打工，三年前应聘到纽约最著名的大街——第五大道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做侍应生，在那里她结识了辛德诺集团副总占姆士，没多久便闪电般辞职成为他的秘密情人。

去年她已回来过一趟，种种迹象表明她很可能与青藤会老大蒲桑炯建立

局中局

了某种联系，为今年的见面打下基础。

两周前金小咪和助手乔抵达郭川的当天晚上，蒲桑炯率主要骨干为她们接风洗尘，宴后遣退手下三个人闭门秘谈。过去几年里青藤会私下小打小闹贩卖 K 粉、摇头丸、大麻之类，逐步形成稳定的销售网络并积累了丰富的反侦察经验，与辛德诺合作相当于零售转批发，轻车熟路。

几个小时后郭川警方收到一个神秘邮件，里面有两段录音，分别提到青藤会干过的几件声名狼藉但警方始终没掌握证据的坏事，以及辛德诺集团贩毒运作中的一些细节。虽然关键部分都被故意消磁，但已让警方有足够理由展开行动。

突击搜捕工作非常顺利，警方以雷霆之势闪电般包围青藤会的总部——三家桥商务会馆。17 名核心骨干落网，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个是蒲桑炯，他在警方收网前几分钟仓皇出逃，并顺路带走了金小咪和乔，还有一个是萧连，青藤会二号人物，因胃疼去医院输液，得知商务会馆被查封的消息后从此踪影全无。

警方突击搜查蒲桑炯别墅时捉住正打算逃跑的管家万琪，由于他负责打点蒲的日常起居和私人事务，自然成为重点审讯对象。出人意料的是提审时他突然声明自己是录音带的拥有者，手中掌握辛德诺集团幕后掌舵威尔逊犯罪事实的全部录音内容，他要求与美国大使馆直接联系，申请引渡到美国出庭指证。

辛德诺集团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占姆士，但 FBI 一直怀疑犹他州房产商威尔逊才是真正的首领，而且很多线索也间接证明他在幕后操纵着毒品走私。然而威尔逊拥有堪称梦幻组合的律师团，凭借律师们的巧言簧舌，他总能逍遙法外。

FBI 特工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一个关于这件事的冷笑话是：如果有人拿着能让威尔逊入牢的证据要求做穆勒（FBI 局长）的女婿，他会女儿说，亲爱的，为什么不试试？结婚还可以离婚，如果放过这次机会就可能永远抓不住威尔逊了。

因为事关重大，郭川警方如实向 EDG 和 FBI 做了通报。很快，FBI 特工格蕾丝风尘仆仆出现在郭川，第一桩事就是与警方交涉要求接管万琪，将他送到上海大使馆进行保护，等办完引渡手续后立即回国。警方当然不同意，一来万琪可能掌握蒲桑炯大多数犯罪活动，从他身上能挖出有价值的信

息；二来负案在身的要犯引渡到国外做污点证人，过去从无先例，涉及复杂的司法解释和法律界定，两国要经过马拉松式的外事谈判，一旦让他进入美国大使馆，谈判时中方就失去主动权，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在格森的斡旋下，双方艰难地达成一致：郭川警方交出万琪，由格蕾丝和警方派出的刑警将他押送到 EDG 上海分部听候处理。

不料格蕾丝等人驾车刚离开市区，就在国道上爆发一场激烈的枪战。一群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杀手玩命似的盯着他们追杀，最终两名刑警不幸牺牲，杀手也死了三个，格蕾丝则带着万琪弃车而逃。

从这一刻起无论 EDG、FBI 还是警方，再也联系不上格蕾丝，她和万琪好像凭空蒸发了似的，无影无踪。

“对她来说，最安全的地方是大使馆……”方晟沉吟道。

格森道：“我早就派人守在使馆周围 24 小时全程监视，相信杀手们也会这么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格蕾丝不太可能去冒险。”

“这些杀手都是 NF 的手下？”

“不，他们属于泰国鳄鱼杀手团，在东南亚一带很有名气，NF 喜欢独来独往，从来没有商业伙伴。”

“NF 还没有出手？”

格森苦笑道：“等到他出手一切都晚了……考虑到你与他交过手，对郭川的情况又比较熟悉，卡罗拉先生要求我务必请你出马，先设法找到格蕾丝，再保护他们安全抵达上海。”

方晟抬头看着远处山脉，岔开话题道：“作为私人管家，万琪有无机会窃听到蒲桑炯与金小咪的谈话？把青藤会的黑幕抖搂出来对他有何好处？蒲桑炯固然死路一条，他又能好到哪儿去？”

“我们也觉得奇怪，但提审万琪很困难很麻烦，事实上直到他上火车，我们都没有正式审讯过一次。”

“为什么？”

格森富有深意地笑了笑，反问道：“方，你是郭川人，难道不了解那边的情况？”

方晟冷冷哼了一声。

市局个别人的嘴脸与伎俩，方晟再熟悉不过。有时确实是这样，一只蛆坏一缸酱，一两个居心叵测的小人能败坏整个系统的风气。

“公安局内部对青藤会案件的处理非常……混乱，”格森用了个相对中性的形容词，“我常常从不同部门听到不同意见，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说法得到过领导授权，而且万琪与我们见面时总是暗示有人要杀他，所以格蕾丝才坚持把他送到大使馆，她完全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的。”

“警方出动警车送他们去上海吗？”方晟问。

格森叹了口气：“他们建议过，格蕾丝拒绝了，因此车辆是我安排的，希蒙提供了三条线路供她选择。”

“也就是说警方不知道格蕾丝去上海的细节？”

格森又叹了口气：“是。”

方晟笑了笑，道：“看来格蕾丝提防的不仅有杀手团、NF，还有郭川警方，甚至包括你和希蒙，难怪她不愿意露面，因为感觉到危机四伏。”

“这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不幸的是偏偏成为现实，目前EDG、FBI、郭川三方之间互不信任，蒲桑炯携金小咪在逃，格蕾丝信息全无，情况糟糕透顶，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扭转乾坤，那就是你，方。”

方晟沉思良久，慢慢道：“你已找过我的上司？”

“吴队长原则上同意，考虑到你还在休养，他希望你根据恢复情况和身体状况自主决定，不过，”格森诚恳地说，“卡罗拉先生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可以为你配备最新式的武器并答应你的一切要求，包括个人方面……”

方晟笑了笑，道：“格森先生，坦率说如果仅仅是保护证人，我们特种部队任何一名队员都足以胜任，可既然NF来了，作为东道主，又是他的老朋友，我岂能不出面招待？这桩任务……我接！”

格森连忙与他热情握手：“很好，非常好，欢迎你加入这次跨国联合行动……”他上前一步揽着方晟的肩走到一边，压低声音道，“还有件事，关于格蕾丝突然失踪，FBI 有种很奇怪的看法，说她的前男友吸毒，因此不排除与威尔逊之间有微妙的关系……”

方晟吃惊地说：“这是FBI的责任，为什么派一个心理上可能同情或倾向贩毒分子的特工处理涉毒案？”

格森耸耸肩：“天晓得，FBI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傲慢家伙，你永远别指望他们反省自己，当然我只是提醒一句，具体是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

“看来……这件事远比想象中更复杂。”